

旷世凡夫

弘



一

大师传

柯文辉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旷世凡夫

柯文辉 著

弘一

大师传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

柯文辉 著

| | |
|---------------------------------------|------------------------------------|
|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6)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25 |
|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 字数: 319 千字 插图 3 |
|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版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 印数: 1—6 000 |

ISBN 7 - 80627 - 295 - X/K · 18

定价: 21.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传记著作，真实地写出了弘一大师传奇的一生。

弘一，俗名李叔同，生于官僚兼富商家庭。少年时勤奋好学，在诗词、篆刻、书法等方面均见才华。19岁时，因被疑康梁同党而被迫离津逃亡上海，一度与诗妓往还，扬名艺苑。此后不久，东渡日本，习油画、音乐。所作歌曲《送别》等为后人传唱不衰；在绘画上也有许多不朽之作；最早引进话剧艺术并成为中国第一代的话剧演员。辛亥革命后回国，执教于天津、杭州、南京等地的艺术学校，桃李满园，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均出自其门下。1918年出家，受尽艰苦，悉心佛法，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著作颇富。

本书资料翔实，评点无多，剔除了传闻与迷信成分。作者身心投入，颇有学术见地，并努力开掘传主心路历程，把圣者还原到凡人的高度。本书可读性强，也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弘一大師遺像
(1941年攝于晉江)



1942年圓寂后照

(附一)

弘一笔名别号录

(大师笔名别号已知者 235 个,供研究者参考)

文涛 广侯 成蹊 广平 漱简 瘦桐 衰 凡 息 岸 叔同
微同 欣婴 息翁 惜霜 俗同 欣欣道人 雪霜 息霜 雪翁
微阳 黄昏老人 善梦老人 淡泞道人 二一老人 晚晴老人
大心凡夫 摩顶行者 糖菊老人 晨晖老人 南社旧侣 智身
智幢 智炬 智入 智门 智灯 智眼 智藏 智境 智音
智住 智理 善月 善知 善思 善惟 善解 善敏 善了
善现 善摄 善入 善量 善臂 胜力 胜目 胜因 胜行
善幢 善誓 善堂 胜顶 善幼 善慧 无有 无尽 无得
无说 无厌 无等 无所 无缚 无依 无住 无作 为胜
为依 为明 为首 为导 为炬 为趣 为护 为归 为舍
慈目 慈力 慈风 慈舍 慈月 慈现 慈灯 慈藏 慈月 如眼
大山 大明 大慈 大誓 大舟 大舍 大安 如玄 玄明 玄策
如说 如实 如智 如空 如理 玄入 玄会 玄明 玄策
玄门 玄荣 不着 不转 不息 不动 誓音 誓目 誓明
誓光 一音 一相 一月 一味 实语 实智 实慧 实义
离垢 离着 离忍 离相 妙胜 妙着 妙严 成就 成智
成实 调顺 调柔 调优 慧幢 慧树 慧灯 法城 法日
法幢 月臂 月音 月橙 慧幢 德藏 念慧 念智 愿门
愿藏 净地 净眼 解脱 解缚 贤行 贤月 安住 安立
悲愿 悲幢 坚固 坚橙 难幢 难忍 龙音 龙臂 真月

眞义月一
力泓一
勇说离
远离鹿
僧鹿
瓔珞

演音慧
觉弘
具
虚
增
清
凉

圆音慧
炬入性
玄起
深
精
进
仁

宝音慧
明亡
殊胜
庄严
澄
大
悲

普音明
光方
所归
顺
晏
静
观

辨音明
作光
甚深
编照
杂
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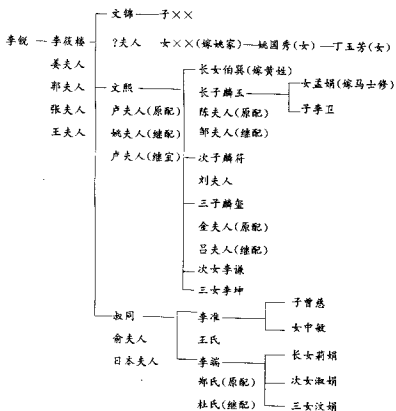
等月在
自灯
世威
威德
圆满
焰慧

满信究
相严
相微
澄
澄
淳

论弘一
弘忘
己被
甲随
顺
灵
辨

(附二)

李叔同家世系表



引 言

二十世纪已是尾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同罕遇人物。夏可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又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他执意做一个翩翩佳公子，做得挺出色。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月白长袍，紫色章绒的琵琶襟坎肩，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之间。（丰子恺、王翁如所记）

他坚决做个留学生，做得十分彻底。

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戴着无脚的夹鼻眼镜，留着一撮东洋式的唇髭。丰子恺说他“活像一个西洋人”。

他当教师当得很符合标准格式，又不失美术家风采，与富公子洋学生判若三人。

粗布灰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非常清洁，黑钢丝边眼镜，仍是身材窈窕的美男子。他高坐在讲台上，露出上半身，“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窝，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丰子恺语）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学生朱文叔用一个“清”字概括一公：

“身材适中，因为清瘦的缘故，在我的心目中显得高，尤其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心中每不期而起的‘仰之弥高’的感觉。音乐教室的前面是一个校园，有时先生在那里观赏花木，亭亭静立，也使我起一种‘清标霜洁’的感觉。”

“目光是清湛的，没有丝毫浑浊，更不含丝毫嗔怒之意，因为他不多说话，和他日常相见，每有很短暂的相对无言的时候……只见他双睫微垂，觉得好像有无量悲悯之情从他目中流露出来。

“语音是清越的，无论在上课时，在日常相见时，他的说话总是那么轻缓，可又那么有力，能使听者欢于耳入于心。

“至于容止气度，真是一清如水。唯其清，所以洁净，远离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袭，净无微垢；室中明窗净几，洁无纤尘。这且不说，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觉得有一派清气，浸润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惭形秽，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复存于心。

“唯其清，所以和悦，温温穆穆，从无疾言厉色。我记得在学业上，所有同学都没有受过先生的训斥，可是对先生的功课，大家都诚心诚意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数，只是希望先生因此而能更悦，更欢喜。

“惟其清，所以静，安然澹然，从不惶然惑乱，就是同学们，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课上也不曾有躁急烦嚣的表现。

“唯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见他有过得失之色，羡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风霁月。

“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莲、木中之松。”

他当和尚，当得很彻底，一切出自内心的要求。过午不食，过冬仅着三件单衣。精研律宗，学行合一。“一件衲衣，计有 224 个布钉，皆亲手自补。”一双芒鞋穿了十五年，显示与富家公子挥金如

土的强烈反差。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姜丹书语）“自有他一种不可以形容的仪态，而且足步好像是很沉重的，又像穿梭也似的，一步紧接着一步，和着身子一齐向前地并进着，在他的身上穿着的那一件朴素而瘦长的衲衣，当他步伐不止的时候，那飘飘而有力的衣角，总不见得会自然地向下垂着的……”（贤悟语）

人可以信仰宗教，可以不信宗教。愿意的话，都无妨来走一次弘一法师的心灵旅程。

目 录

| | |
|---------|---|
| 引言..... | 1 |
|---------|---|

上卷:李叔同

| | |
|---------|-----|
| 家世..... | 3 |
| 幼年..... | 10 |
| 离津..... | 17 |
| 旅沪..... | 26 |
| 留日..... | 57 |
| 音乐..... | 92 |
| 归国..... | 111 |
| 育人..... | 123 |
| 断食..... | 143 |

下卷:弘一大师

| | |
|----|-----|
| 出家 | 173 |
| 旭曦 | 203 |
| 寮灯 | 226 |
| 云水 | 251 |
| 护生 | 264 |
| 澄秋 | 276 |
| 白湖 | 291 |
| 道侣 | 312 |
| 霜花 | 323 |
| 青岛 | 340 |
| 晚香 | 355 |
| 关中 | 375 |
| 夜钟 | 388 |
| 余韵 | 401 |

上卷

李叔同

家 世

李叔同先生诞生于天津的故宅，为今粮店后街东侧陆家竖胡同2号，坐北向南第一家。门楼算不上高大，正面有平门四扇，颇似影壁，常年关闭，东边另有小门出入。用青色方砖铺地，上房居北，东西屋各三间另有小厦子，长方形三合院内栽着一株梅树，枝繁叶茂，苍然滴翠。北房后面小院内，另有三间灰土房，供婢仆居住。

走出门楼子，胡同东口是地藏庵，本世纪初一度兴起过废庙办学运动，古庵改为宣讲所。沧桑历尽，而今那里是一家缝纫工厂，旧迹荡然无存。故居南边民居栉比鳞次，稍远便是金盅河小口河沿。附近的三岔河口，为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旧居于1929年前被叔同二哥卖给了北大关河北大街公记货栈的毛维霖，在修缮时拆去门楼，门侧砖墙垛尚存旧貌。

1988年之前，史料及小说皆称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理由是他23岁时曾以平湖县监生的资格参加过一回乡试。其实，他22岁时还去过河南应试，并不能证明原为豫籍。1988年叔同侄孙女李孟娟发表《弘一法师的旧家》一文说：

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说过：李家的祖上是从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还说我家的老祖坟地在津北张兴庄和宜兴埠之间，已经埋葬了几代人了。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